

《暂坐》：日常生活的审美

李 军

(聊城大学 传媒技术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媒介嵌入推动文学理念的变革、日常生活写实传统的影响、职业女性的日常化,构成《暂坐》的创作场域。这篇小说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切入对现代城市女性的叙述,呈现了一群特殊女人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本性。作者以生活化与横断面的形式叙述了她们的日常交往与谋生经验,从而建构了这群女性的人生形式与社会世相,由此,以梦境为手段,引导读者反思她们人生的“暂坐”意味。小说采用日常性的叙事修辞加强作品的表达效果,说话式修辞、生活空间修辞与模糊修辞从不同层次上增强了小说的审美。

关键词:《暂坐》; 日常生活; 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4) 06-0120-08

收稿日期: 2024-09-15

收稿日期: 李 军 (1971-), 男, 山东聊城人, 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6.006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暂坐》在 2020 年 9 月出版后,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小说的内涵与意义是读者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研究者多从现代性或性别视角进入作品分析,另一方面就是关于这篇小说创作手法或风格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到小说建构的文化空间与传统美学,另外小说文本与现实的关系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作者本人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小说进行了阐释。这些研究与阐释从不同角度引导了读者对这部长篇的认知、审美与解读。对于小说的研究,有一个问题经常潜在地影响研究者或读者的判断,那就是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又或者是语言与生活关系的问题。根据分析哲学的观点,语言是生活的指示性符号,而且语言的指称与意义存在不对称关系,依据这一思路,文学就不是生活的反映,而是作家通过语言表达个人对生活思考的媒介。研究者的任务则是根据文学语言去还原作家的思想、审美与认知,但事实上,这种还原总是某种程度的还原,在此前提下,本文研究的目的并非探究作者复杂的精神原野,而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感受小说所呈现的审美世界。所谓“日常生活”即“人们平日所经历的生活状态和生活事件的总和,是人们的情感体验的来源。”^①它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常态,具有重复性和无意识性特点,是人类自在状态的体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既关注作品表征的日常生活,也追问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本相,感受作品中关于日常生活的叙事之美。《暂坐》中的日常生活不仅是一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种创作语境。回到小说生产的历史坐标,更容易领略小说的意蕴。

一、小说生产场域的“日常生活化”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域所决定的”。^②据此可知,场是不同位置之间关系的建构,场域对场的占有者或行动者具有强大的影响和制约力量。如果把文学创作看作一个场域,那么占据这个场域不同位置的文学传统、社会生活、文化影响、作家等因素形成复杂的结构网络,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对文学创作产生决定性力量。《暂坐》的创作无疑也是这种场域影响之下的产物,其创作内容的日常性

^①张晶:《日常生活作为艺术创作审美感兴的触媒》,《文艺争鸣》2010 年第 7 期。

^②[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42 页。

也可以追溯到当下文学场域的重要影响。

媒介嵌入推动文学创作理念的变革。媒介技术发展让各种数字媒体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普通百姓的日常情感、日常生活、日常行为以不同形式活跃在各种媒体艺术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普通百姓既是各数字媒体平台或媒体艺术的消费者,也是被消费的对象,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媒体艺术的生产者。在此基础上,个性化与民主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普通个体的生命与价值走进宏大叙事的框架,小人物与大历史的融合成为当前大众叙事的典型结构。这种强调个人价值与自由的观念,不只体现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艺术中,而且也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践行与追求的价值目标,“种种迹象表明,在后现代一直都存续着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虽然它难以捉摸,也未曾受到讨论,但随着社会管理技术的日臻完善以及‘人性化’举措的逐步实施,这个基本的价值观赢得了个人愈发强大的拥护,那就是个人自我完善与个人自由”^①。所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仅是一种美学观念或一种生活观念的转向,而且表征着个性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由此推动对平凡个体的关注。在这种理念下,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价值及命运遭际都被赋予审美的价值。如果说此前文学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社会、历史、时代、政治等题材或生活的叙述想象而体现人文关怀,那么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背景下,探讨日常生活的意义,关心个体人生的日常状态,同样具有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据此,文学艺术呈现出与传统形态和审美不一样的特征,“技术进步直接影响了艺术作品的创作理念、形式表现以及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各种新出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表现方式共同作用,进一步推动形成了新的艺术形态”^②。在此场域中创作的《暂坐》完全以一群女性作为主体,对于贾平凹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创作现象,小说以较为客观的笔触剖析她们作为群体的日常生活与人生状态,体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范式。

日常生活写实传统的影响。“我们其实经常处于传统之中,……它一直是我们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自我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③对于日常生活的表现,又或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存在许多描写日常生活的篇章,从婚丧嫁娶到种田狩猎,从相思离别到租税徭役,无不浸透日常生活的气息。在其后的文学发展中,日常生活一直是文学抒情或叙事的触媒。在小说创作中,《金瓶梅》作为日常生活写作的代表作,成为明代四大传奇之一,其后四大名著中《红楼梦》的成就与其对大家族日常生活的抒写莫不相关。日常生活叙事同样引起中国现代作家的关注,从鲁迅短篇小说的某些篇章到1940年代的小说与话剧,其中一大批属于写作日常生活的杰作。新世纪以来,“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正是文学践行新世纪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体现。……对日常人情和世俗生活进行了细致刻画”。^④贾平凹密切关注着日常生活的变化,他的小说创作始终散发着传统文学的底蕴,《暂坐》可以说是其日常生活写作的延续与更新,一方面可以看到其对传统文学的传承,另一方面可以发现其与当下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对话,“《暂坐》在处理当代都市生活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展现‘传统’在当下的思想和审美有效性方面,进行了意味深长的探索与思考,为当下中国文学如何面对‘传统’提供了新的启示。”^⑤

职业女性的日常化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国家就把维护妇女权益作为重要的工作,男女平等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妇女地位进一步受到关注。早在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确定了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六个优先发展领域的

①[法]吉尔·利波维茨基:《空虚时代》,倪复生译,北京: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22年,第7页。

②楚小庆:《技术进步对新的艺术形态与门类生成的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③[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④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201页。

⑤吴义勤:《传统何为?——〈暂坐〉与贾平凹的小说美学及其脉络》,《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国家在保障妇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11 年国家再次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将全面发展原则作为首要原则，指出未来十年“从妇女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出发，着力解决关系妇女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努力实现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①在维护与保障妇女权益的国家政策导向下，受教育、参与社会事务成为中国女性的普通权利。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职业女性进入各种行业，社会身份的改变不仅改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而且改变了她们的思想与精神，从而赋予她们在男女性别结构中更多平等的权利。进入 21 世纪以来，媒介技术迅速发展，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不同价值观互相碰撞，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受众。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同样促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交流，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此语境下受到越来越多女性的认同，生态女性主义“最终的目标不是消除对立，而是努力寻求主体自身的深度清醒，多元立场的了解认同，以及差异观念的最大包容”^②。在个性化日益涌入人类生活方式与生活结构的背景下，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逐步涌入到当下中国社会与生活的肌体之内，贾平凹捕捉到生活中发生的这种变化，其《暂坐》中的女性群体一改此前作品中作为男性附庸的身份，纷纷以个性化与独立性的形象活跃于书卷之中，她们之间既联合又独立的姿态正是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

对于今天的文学艺术来说，日常生活既是文学创作的意指对象，也是艺术创作的审美方式，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对人类个体的进一步关注，小说《暂坐》正是这种场域之中的创作，小说文本由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述，进入对人生与世相的探究。

二、日常生活里的人生与世相

西方著名学者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③按照这一理解，人的本性和社会关系会在日常生活中得到集中体现。《暂坐》以日常生活为叙事对象，以此透视一群女性的性情与活动，把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上升到对人类本相的思考，通过对另类女性日常活动的连接，揭示她们华丽表相之下的庸常，独立自由背后的困窘，进而剖析人类生活的烦恼与疾苦，表现人类社会的复杂与冷酷。

贾平凹在接受韩鲁华关于《暂坐》的访谈时表示：过去他和很多人一样认为文学应该具有批判性的东西，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越强，就觉得越深刻。但目前他的价值座标发生了转移，他以《三国演义》为例说明，人们记住的并非左右历史进程的政治斗争，也非轰轰烈烈的社会斗争，“人能记住的受启发的还是日常生活的道理。”^④他强调文学写作的日常性理念，强调了文学阅读的日常性感受，而这种日常性绝不是日常生活的复制，而是能够给作家与读者启发的源自日常生活的道理，可以理解为对日常生活意义的发现与探寻。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导引下，他创作了《暂坐》，“我就想写一部一群人在当时、在现在生活状态下，他的生活方式的一本书，它不是主流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它是在这个社会里分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在现在他到底生活得有意思没意思？或者生活得有价值没价值？他们自然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以此来构思这个作品。”^⑤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一群人”“生活方式”“有意思没意思”或“有价值没价值”，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在作品中探讨的是一群人的生活意义的问题，生活方式与每一个人有关，因而具有日常性，意义问题则关乎人的幸福感受与价值认同，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由日常性到超越性，由对生活表象的呈现，进入对人生与世相的洞察。

①《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2011 年 8 月 8 日，https://www.gov.cn/zwggk/2011-08/08/content_1920457.htm，2024 年 9 月 2 日。

②于晓风、余晓琪：《中国电影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景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 年第 8 期。

③曾军：《观看的文化分析》，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 年，第 129 页。

④⑤贾平凹、韩鲁华：《别样时代女性生命情态风景——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访谈》，《小说评论》2020 年第 5 期。

贾平凹在《暂坐》后记中坦言,《暂坐》创作的灵感缘于他楼下茶庄的搬迁。茶店的老板是个美丽的姑娘,她的周围经常活动着一群优游自尊的闺蜜,“她们的美艳带着火焰令你怯于走近,走近了,她们的笑声和连珠的妙语,又使你无法接应。她们活力充满,享受时尚,不愿羁绊,永远自我。简直是,你有多高的山,她们就有多深的沟,你有云,云中有多少鸟,她们就有水,水中有多少鱼。她们是一个世界。”^①在贾平凹眼中这是一群具有独立精神世界的女人,她们时尚、高贵、自由、聪慧,可以与男人平分秋色。这类女人也许活动在平常人的世界,但她们却绝对是生活中的另类,她们代表着普通人的理想或梦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追求,“生态女性主义拒绝狭隘的偏见与歧视,鼓励女性身份进入日常社会场域,拥抱多元社会角色,接受多元社会评价,成为公共社会想象建构的一部分。流动混合的身份建构使女性获得了社会层面的解放,也是女性获得个体解放的第一步,‘她’可以在职场大展拳脚,可以与男性分庭抗礼,‘她’不一定贤良温婉,也不一定唯爱至上,同样可以凭借非歧视的身份获得社会认同、接纳与宽待。”^②对于这样一群人,她们有太多的故事,“但故事并不就是《暂坐》的文本”^③,但无论如何,小说《暂坐》却是由此而生。小说里的女性人物也与这群茶店女人存在近似的风景,书里与书外故事不同,但作为类本质意义上的人,她们是同一族群。《暂坐》里的女性族群是贾平凹主观化的对象,是现实女性样态与贾平凹人生感悟融合的创作。

《暂坐》里的女性族群犹如一个情感共同体,她们因为有着近似的经济状况、共同的情感需要、相互抱团取暖的愿望、共同的消费审美、美丽的容颜,被海若拉进小圈子。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的角度来衡量,她们都算得上普通人中的上等人,她们走出传统的父之门,也不再局限于夫之门,通过在社会中打拼,证明了女性个体的人生价值。小说用了大量笔墨表现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她们经常聚会、聊天、消费,共同寻找精神的寄托,甚至打算以后一块去老年公寓,相互在一起,直到老去。西京十块玉既是她们共同的装饰,又是对她们形象的隐喻,也是对她们这一小圈子的命名与确认。她们的情谊不只表现在经常性的休闲与解决生命中的疑团,而且体现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实际行动中:夏自花一病不起,她们轮流守护,想方设法找最好的医生,尽最大的努力,完全像照顾自己最亲的人。夏自花死后她们为她处理后事,寻找墓地,甚至主动承担照顾她的母亲与儿子的责任,其中的繁琐与劳累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味。这种情谊完全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也超越了传统侠义叙事中的兄弟情义。听到冯迎去世的消息,海若四次痛哭,这种情感来自于身体的本能反应,反映了姐妹共同体的存在与情感。这种超越世俗、不计功利的纯粹情感,代表了作者对女性空灵世界的精神守望。

以上所述是这群姑娘在日常生活中的外在表现,或者说,她们共同交往的小圈子内的公共印象,一旦回到她们谋生的日常生活中,她们作为一个女性部落共同体的类本质则浮现眼前。贾平凹并非女性主义者,他的关注点不在于探索女性的出路,也非从性别角度对社会进行批判,他也没有塑造女权主义英雄的冲动,他坚持的是对日常生活的思考,寻找的是生活的本质与逻辑。《暂坐》写的这群女人,浮于普通人之上,看上去高贵、高雅、华丽与富有情谊,然而,这只是人物的一个方面,所有人的存在归根结底体现于她的衣食住行与社会关系中,她们的理想与独立仍需要经济作依托。如果说光鲜亮丽成就了她们的女性人生,那么如何谋生则体现了她们的底色。尽管小说对西京十玉的过往交待不多,小说对每个人的叙述留下很多空白,但读者仍能在有限的叙述中把握她们从商的手段与规则。一旦回到社会现实中,西京十玉就失去了其作为女人的独特性,她们获取商机的方式,经营社会关系的手段,对名人的崇拜等,与男人并无质的区别,在社会运转的网络中,她们与男人是同一类人,只有回到个人小天地里,回到女人堆里,她们的女性特征才得以彰显。小说借用作家羿光与众女人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真实处境,当时海若们感觉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自在,羿光却说:“是要经济独立,可都是些小老板呀,就像坐在窝里孵蛋的鸡,生下的蛋大蛋小,有的蛋还是软的,有的蛋还是蛋皮上沾满了粪便和血,却都咯咯大

①③贾平凹:《暂坐》,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274页。于晓风、孔玉瑶:《人民美学·日常生活·情感包容:国产电视剧的生态女性主义景观》,《当代电视》2023年第12期。

②于晓风、孔玉瑶:《人民美学·日常生活·情感包容:国产电视剧的生态女性主义景观》,《当代电视》2023年第12期。

叫。……我才说你们不是飞天，飞不了天的。”^①海若们有貌有财，似乎不受人管，但在强大的社会与规则面前，她们的财富、她们的自由其实微不足道。

如果说小说中女性部落的谋生体现了她们社会自我的湮没，那么作为个体自我的她们则映射了纷繁的社会万相。小说常常结合女性的具体身份与背景讲述她们的故事，对读者而言，她们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生活的意外，她们的故事就是日常生活的缩影。普通人眼中的海若，有钱、美丽、世事练达，但她的人生同样千疮百孔，儿子不学无术，爱情毫无着落，期待的活佛迟迟未来，被市纪委调查后，前途未卜，所谓的高贵、自由与独立不过轻如鸿毛。海若与小唐的关系揭示了海若大姐大的另一面，小唐作为茶庄的资深员工与海若情同姐妹，情商极高，办事利落，但她与海若却有着不可跨越的阶层鸿沟，海若可以给那些作老板的姐妹每人一块玉，但小唐却不在她的视野之内，海若的豪爽、大气原来有特定对象。虽然有皈依的愿望，但她却无向佛之性，和俗人同样势利。严念初外表年轻、漂亮、时尚、开路虎、住大别墅，但她给读者的印象更像女骗子，为了个人的生意，将姐妹应丽后拉入高息存款的骗局，为了上亿家产嫁给五十五岁的阉教授，却又怀了别人的孩子。如此挑战道德底线的行为，海若与陆以可都选择了接受，她们坚守的是姐妹情深的民间伦理，而不是大是大非的官方伦理。从乡下进城打工的辛起就是俗称的二奶，不仅背着丈夫傍香港富商，而且在丈夫外出的间隙，把家产腾空，甚至打算到香港冷冻老头子的精液，通过试管婴儿生个孩子要挟对方。作为典型二奶的夏自花英年早逝，小说虽然赋予她因爱生情的理由，但她无疑违背了日常生活中的公序良俗，叛逆行为不仅给她自己带来不幸，而且影响到她的母亲与孩子，即使她的情夫有所担当，也无法改变畸形的生活。应丽后是大家眼中的富婆，但她和很多普通人一样贪小利，丢大钱，也和普通人一样无助，求助讨债公司，出钱费力却于事无补。小说用一个又一个的生活事件串连起不同女性的人生际遇，而一个个小事件却都是读者身边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或者将要发生的生活轮回，与其说作者写的是这群特殊女性的喜怒哀乐，不如说讲述了社会人生的种种世相。

《暂坐》用大量笔墨表现了海若们在社会现实面前的柔弱无力，以及她们的欲望与手段。在面对生老病死，面对侵犯、欺骗、威胁时，她们并未表现得与众不同，她们的委曲、无奈、妥协与常人无异，同时在涉及个人利益时，她们毫不退让，非常世俗，甚至采用非常手段。这些女人在日常生活中虽然经济独立，但她们都有烦恼，有的和物质有关，有的和情感有关，有的和精神有关。虽然她们的消费能力远高于普通人，但她们并不比普通人更快乐。她们的实际生活根本算不上精彩，她们似乎摆脱了婚姻的束缚，摆脱了家庭夫权，但她们的需要独自承担家庭内外的重负，独自面对生活的意外。她们得到了个人的自由，但却需要承担自由的代价：孤独、迷茫与无助。虽然小说表现了她们的姐妹情谊，但她们的除了照顾夏自花问题上体现出抱团取暖的倾向外，姐妹情谊并不能帮助她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作者绕开传统现实主义表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手法，用生活化或散文化的手法描写一个个人物的生活横断面，这里没有十足的好人与坏人，它只是让读者看到不同的人生或世相，看到当代人的生存现状，作者讲述生活道理的意旨远远超过了对人物形象的把握。

对于小说《暂坐》中“暂坐”的理解，作者说：“说到作品的名字，其实是有寓含的。人一生其实很短暂，忽一下几十年就过去了，人就是在这世上走一趟。从长远看，其实生命很短暂，人都是到这世上逗留那么一下，就像到茶馆里坐下喝了几杯茶，歇了那么一下，停了那么一会，就过去了。”^②但从小说的内容来看，除了夏自花英年早逝外，故事叙述的主要是人生无常，并没有突出人生苦短的思想。循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人生短暂是故事展开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审视故事，所有人的行为就有了暂坐的意味。小说以伊娃梦境的形式展开，故事推进犹如人生如戏的开演，伊娃就像个观众欣赏一个个人物的表演，她的觉醒正是人生如梦的演绎。带着这种感受再来审视小说就会发现，那些经济独立女性的苦恼充满了自我束缚的意味，她们痴迷于世俗的算计与贪婪，被欲望绑架而不觉。小说一直强调西京城弥漫的雾霾，雾霾不仅是自然环境中的存在，而且也是人类精神环境中的存在。茶庄爆炸是个隐喻，意味着此前的姐妹情谊是她们人

^① 贾平凹：《暂坐》，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56页。

^② 贾平凹、韩鲁华：《别样时代女性生命情态风景——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访谈》，《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

生里的“暂坐”，也是警醒：不管故事里的女人，还是故事外的读者，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有所觉知。

整体来看，《暂坐》直接呈现的是一群特殊女子的日常生活，女性日常生活的镜像映射了她们人生的飞扬与下沉，她们身上所呈现的矛盾性、复杂性与残酷性可以看作是当下以及历史中人类生存与欲望的象征，也可以看作宇宙众生的生活本相，放眼历史长河，类似的情景与生活周而复始，《暂坐》里的人物及生活不过是漫长历史中的一次暂坐。

三、“日常性”的叙事修辞

如果说《暂坐》透过日常生活的表象表达了作者对人生与世相的洞察思考，那么这一叙事效果的实现则依赖于其日常性的叙事性修辞。修辞是指“人们使用符号尤其是语言去劝说影响他人的行为”^①。“意义是人在阐释和理解现实的过程中获得的，修辞的根本功能就是使修辞者自己和他人获得意义，修辞是使那种意义被理解的过程。”^②在文学故事中，读者通过语言来认知生活，日常生活向读者的敞开需要借助特定的语言符号完成，叙事修辞就是这类语言符号的具体化。在《暂坐》中，无论从叙事修辞本体，还是它对读者的影响角度，“日常性”都是关键词，通过“日常性”的叙事修辞，小说实现从日常生活表征到本质意义的升级。

“说话”式修辞。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真正意义就呈现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之中，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采用一种生活形式。换言之，语言游戏意义归根结底来源于生活形式。”^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强调了日常语言与日常生活的互相依存或共生关系，对日常生活的表达，必然采用日常语言来叙述。“说话”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表达，体现了言说者的日常心境、日常思维、日常观念，同时体现了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宽松关系，类似于闲聊状态。回到故事中，说话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叙事者的言说，叙事者交代人物的言和行，人物说话时，先有叙事者的介绍或导引，然后才有人物角色的言行。二是故事人物之说。在话语表达的层面上，或者说在言说功能的角度上，《暂坐》的“说话”与一般文字叙事的表达是类似的，但“说话”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独特呈现，它让读者产生一种听人讲故事的感觉，好像看见一个人的行动和表情，看见一个人在用一种个性化的方式向另一个人说话，“听那众姊妹在说自己的事，说别人的事，说社会上的事，说别人在说她们的事，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④。简单地说，就是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源自日常生活的真实感。贾平凹既未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叙事，也未采用现代主义的心理现实主义，也没有采用1980年代小说创作的先锋叙事，他始终关注日常生活发生的变化，“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⑤。众生之相是说话对生活的阐释与诉说，也是通向文学意义的藏身之所。因此，在《暂坐》中说话是日常生活向读者的敞开，是作家形而上表达的媒介，也是向现实生活本原状态的回归，“生活世界是现实的人在其中生存、交往、创造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因此，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的生存方式，回归文化。”

生活空间修辞。从日常生活的现实情景来看，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具有时间性，但不同个体组成的整体却很难体现出时间的历时性，作为人类整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具有共时性特征，其面貌则呈现出混杂的无序性，不同空间中的生活形成人类的整体活动，叙事作为有选择的生活呈现，常常赋予生活历史性与秩序化。根据叙事学理论，故事中的空间“除了为人物提供了必需的活动场所，‘故事空间’也是展示人物心理

① 邓志勇：《当代美国修辞批评的理论与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5-192页。

② 转引自邓志勇：《当代美国修辞批评的理论与范式研究》，第185-192页。

③ 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④⑤ 贾平凹：《暂坐》，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275页。

⑥ 衣俊卿：《总序》，李小娟编：《走向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活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作品题旨的重要方式”^①。小说《暂坐》的目录引起很多读者的关注，贾平凹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样写就是能体现出他的人生中的一种真实性。这样就是每一节或者是每一章反映出西安四十多年的历史，就是由原来的城乡的对立，然后逐步这种对立慢慢缓和。再一个就是为了集中，不然就写乱了。人物太多，又都是些生活琐事，这样叙述就集中了”^②。这段话至少向读者传达出三种含意：首先，这种安排可以让人物的行为、思想或性格更加可信。其次，一个又一个微空间构成西安这座城市整体形象，微空间的生活是西安历史的见证。再者，这种安排具有组织事件、建构叙事的功能。在《暂坐》中姓名+地名的命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物与空间的有机关系，空间既是人物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人物身份、消费方式、交往模式、日常思维的见证。《暂坐》既然有意识地展现日常生活的本色，那么选择日常空间作为标题无疑是对日常性的强调。生活空间是人日常活动的场所，而人的存在则使生活空间充满活力。空间是静止的，而空间的人却是流动的，一定空间里的生活，并没有因人的不同而改变它的文化属性或社会属性。人在不同的空间中流动，从而串连起不同的空间生活，从而让某一时间之内的历史面貌得以浮现。与其说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行动推动了故事发展，不如说空间活动揭示了人物日常生活的本质，不同空间活动言说了人物的欲望与思想，相对于不同的人物活动，空间活动更能反映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人类生活的经验性，历史的稳定性。如果说日常生活是一种归类模式，那么空间活动则是日常生活的具象化，不同人物在空间中的活动，既印证了日常生活的类本质，又让小说具有了可触可感的直观性，因此，《暂坐》目录中的空间有效地建立了人物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便捷通道，让关于人生意义或日常生活价值这类高度抽象化的哲学思考，以一个又一个生活故事的形式，又或者以一场又一场具象化空间活动，进入读者的视野，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叙事的修辞功能。

模糊修辞。对于《暂坐》创作，贾平凹陈述：“当我在写的时候，尽量做到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情节和离奇的故事。一方面就是写这些人在当时的一种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就是在结构上力求做到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③作者写作的生活化立场，带来小说叙事的自然化。作者以拟生活似的手法展开叙事，不着意塑造英雄，不有意建构戏剧化故事，而是以看似随意性与碎片化似的方式推进小说的进展。于是日常生活的模糊性进入作者的视野，模糊修辞成为贯穿小说叙事的显著特征。伊娃的梦境之旅似真非真，冯迎的鬼魂嘱托，陆以可的与父相遇，书画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失事，茶庄张嫂雨天买孵鸡娃的蛋，对茶庄爆炸的猜测，有关市里领导的双规或落马等都采用了模糊性叙述。在人物设计上，小说同样采用了模糊性的手法，除了海若十姐妹作为描写对象外，还有十几个人物，但她们在读者心目中都是不完整的。作者对人物的介绍多是以事带人，为了把事情叙述清楚才对人物的历史与家庭做些交待，因此在小说中，人物是因事而存在，每一个角色都有些浮光掠影的意味。另外对小说中的人物，无法用一种明确的道德标准来定位，没有哪一个人物具有道德的典范性，那些大众伦理中的好人与坏人都不存在。只有结合具体的对象，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事件，才好对人物在特定时间里的行为做出评述，明确化、简单化、统一性的道德人格或人性变得模糊、充满歧义。模糊叙事基于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作家的模糊叙事则受制于创作的宗旨，“描述的不确切性并不是坏事相反倒是好事，它能用较少的代价传递足够的信息并能对复杂事物作出高效率的判断和处理。也就是说，不确切性有助于提高效率”^④。对日常生活的模糊性叙述让读者感受到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与难以把握。《暂坐》中上至市政府要员，下至茶庄店员，都被生活洪流裹挟前进，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粒尘，个人在社会与历史中微不足道。人物性格或伦理定位的模糊性则呈现了人类自身的复杂性与流动性，人类的自我呈现与人类真实的内心充满变数与张力，在一定的情景中，人的欲望主导人的行为，所谓的文明与道德都有存在的前提与限度。由此看来，模糊叙事把故事由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表述引向对人与社会的思考，也就是作家意欲表达的生活道理。

①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2页。

②③ 贾平凹、韩鲁华：《别样时代女性生命情态风景——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访谈》，《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

④ [罗] C. V. 尼古塔、D. A. 拉莱斯库：《模糊集在系统分析中的应用》，汪浩、沙钰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日常生活是人类的生存之根，人类的的生产与追求源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欲求与满足，由日常生活的视角切入人类生存本相与意义的思考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暂坐》由写一群特殊女性的日常生活入手，最后归依于对人类生存本相的探讨，其日常化的叙事修辞既彰显了小说内容的日常生活化，也以无意识的方式将读者导向人生意义的省思。

结语

叙事向日常生活的靠拢，不仅存在于文学文本中，而且在 21 世纪的影视作品文本中也非常普遍。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但其背后与上个世纪西方盛行的后现代文化与解构主义哲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存在解不开的纽带。在资本利益驱动与大众文化的推动之下，加上媒介的加持，叙事对个体的关注胜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对个体的关注意味着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常生活的重要价值得以凸显。贾平凹一直对日常生活叙事情有独钟，《暂坐》正是贾平凹对此前创作的传承与突破，《暂坐》一方面承继了贾平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延续了他个性化的叙述语言与叙述方式，另一方面，《暂坐》对女性的描写改变了此前将女性附庸化的叙述策略，小说从个体化的视角表现女性角色，结合女性的日常生活，还原她们的七情六欲，从而塑造了一群特殊的女性形象。不过这只是叙述的表层，小说最终由对具体人物的表现，上升到人生意义或人生哲学的高度，完成由特殊到普遍，由具象到抽象的提升。

Sit for A Moment: the Aesthetic of Everyday Life

LI Jun

(Communication Colleg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e media embeddedness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ideas, the influence of the realistic tradition of daily life and the daily life of professional women, constitute the creative field of *Sit for A Mo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this novel narrates the modern city women and presents the external image and internal nature of a group of special women. The author narrates their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livelihood experience in the form of life and cross-section, thus constructing the life form and social phase of these women, so, the novel leads the reader to reflect on the “Temporary” meaning of their lives. The daily narrative rhetoric is adopted to strengthen the expression effect of the novel: the speaking rhetoric, the space rhetoric and the vague rhetoric enhance the aesthetics of the novel from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 *Sit for a Moment*; daily life; aesthetic

[责任编辑 唐音]